

常秀侠文丛·小说

金名山情夢

常秀侠 著



常秀侠文丛·小说

金名山情秀

常秀侠 著



证 号:豫内资洛新出 通字[20000]039 号

装帧设计:王社毅

书名题字:赵百官

打 字:李会锋

校 对:叶明耀

李 彦

常小恩

常秀侠文丛·小说

金台山传奇

常秀侠著

河南省洛阳市成林印刷厂印刷 地址:九都路12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印张12 插页:3 字数:308千字

2000年4月第一版 2000年4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1-1000册 工本费:18.00元



作者于一九八四年秋留影

前 言

人的一生究竟应该怎样度过,这是一道永远难有结论的哲学命题。看到老朋友常秀侠同志的小说将要结集出版,我们在欣喜之余,对人生、对事业感悟颇多。

常秀侠同志喜欢写作,特别是在小说领地情有独钟,追求执著,数十年如一日。过去,我们曾先后在《中原文学》和《星河》等刊物上读过他的一些中篇和短篇,但一见到这部洋洋洒洒三十余万字的小说集子,心里确实还是感到莫大的惊诧!

“近水楼台先得月”。我们用了近半个月的时间,如饥似渴地先期读完了这部小说集的底本,心中的疑团终于慢慢解开了。这部小说集子涉及的内容广泛,建国以来,几乎所有社会变革的重大时期,如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公社化后的农村生活、文化大革命、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等,都在他的作品中有所反映;山村野老、市井大腕、俊男倩女、刁徒泼妇、机关干部、学校师生等各种各样的人物和形形色色的奇闻趣事都在他的故事里可以看到。作品乡土气息浓厚,颇具地方

特色，是一幅幅豫西地区的风情人物画。这部小说的集成是与作者深厚的文字功底和丰富的人生阅历分不开的。正如作者在后记中说的：“我这个人从小就与文学结下了缘，长大上学，后来参加工作，这种缘份愈来愈深，一发难解。”事实的确如此，童年时代的他，习父从母，饱受书香。一段故事、一首民谣、一本启蒙书、一副农家对联，或粗或精，或俗或雅，都以深浅不同的文化底蕴，影响着他幼小的心灵。《纪念三八妇女节有感》的刊出，使他第一次领略到了写文章的愉悦，并像一粒播种在心田里的文学创作种子，萌动生芽，且一发而不可收。青年时代，两位语文教师的奖掖，犹如春风化雨，使他受益匪浅；各种文学典籍的浏览，犹如锦鳞得水，使他在后来的笔耕中，或仿或创，游刃有余。走上工作岗位以后，他曾先后当过十七年学校教师，做过十一年县广播站编辑，后来又从事行政工作。丰富多彩的人生道路，五颜六色的社会生活，让他广泛接触了社会，感悟了人生，凿开了文学创作的源泉，从而使他的文学采编，无论是在广度上还是深度上，都出现了新的升华和飞跃。用秀侠同志的话讲，就是“这种生活阅历，使我有机会接触到了社会上各种各样的人物，获得了大量的第一手创作素材。”比如，在他参加清理阶级队伍、调查落实“一打三反”政策中，为弄清本地区解放战争时期发生的一些历史事件真相，给有关同志做出公正的历史结论，

曾拜访过很多当年的领导同志和当事人，长篇纪实文学《怀吉堡风云》的很多素材就是在这时期获取的。谈到创作过程，这部长达二十四万字的篇子，从谋篇布局到最后成文，断断续续、修修改改，历时16年，这中间他付出了多少心血，洒下了多少汗水？提纲的改动，材料的筛选，情节的取舍，语言的推敲，决不是“搜肠刮肚”这几个字可以概括得了的。然而，也正是在这种不断地进行自我审视和自我否定中，才使他的作品不断深化，不断提高，从而进入了新的境界，增添了新的魅力。

文学即人学。这个“人”字的内涵既包括作品中的人，也包括从事文学创作的人。要塑造有血有肉、立品正气的人物，首先作者自己得把这个“人”字写正，做好。我们的这位老朋友，对“人”的思考和实践可以说是苦心孤诣，很有自己特色的。他来到这个世界上，尽管也象是乘坐大海上的一叶方舟，但他志存高远，定位非常明确。生活给他的并非都是顺境和希望，然而他却正是在那一波三折中，搏风斗浪，在顺应自然王国的同时，又脱颖而出营造出自己的自由王国。他在一九五七年初毕业后，因家境困顿，连高中和师范的校门就没进过，便回乡务农了。为此，他也痛苦过，困惑过，然而他在困境中并没有丧志，一门心思扑在读书上、写作上。正如《后记》中写的：“现在回想起来，嗜好读书，爱好文学写作的业余生活，不仅陶冶了我的情

操，磨练了我工作和生活的本领，还使我一辈子都过得充实和坦然。”是的，无论是当教师，还是当编辑、坐机关，处境的更替，职业的变化，或上或下，或浮或沉，这一切他都把它看得很淡。不过，有两点是毫不含糊的。那就是，本职工作，认认真真，一丝不苟；业余创作，“本性难改”，执著追求。这就是他遵循的人生轨迹。

人生苦短，来去匆匆。我们常想：如果能利用有生之年为社会、为人类做一些实事，哪怕是一件两件些微小事，尽管它对地球的运转、社会的进步起不了多大推动作用，但却能德馨乡里，启示后人。这样，即可做到心无遗憾，终生无悔了。我们的老朋友常秀侠同志就做到了这一点。

据作者透露，历年来从他笔尖写出的各种文章书稿不下一百万字，单是长、中、短篇小说就有六十万字左右。在我们尽情欣赏这部小说集的时候，也热切地期盼着他“锁在深闺人未识”的篇子早日面世。

常逸民 叶明耀

二〇〇〇年三月二十二日

目 录

中篇小说 (1979.6—1998.元)

岁月惶恐·····	1
金 莺·····	19
长寿山的故事·····	34
奶奶的黄土梦·····	62
金台山传奇·····	114
没有拉满的弓·····	178
金领针, 石榴花·····	217

短篇小说(1960.8—1997.5)

回村路上·····	269
探亲记·····	273
牛倌·····	276
任海先生·····	281
问路·····	286
白椿树·····	296

小道消息·····	308
马兰河畔·····	315
拳友·····	324
魔运·····	329
追谎行动·····	337

小小说 (1997.元—1998.6)

一把手工程·····	343
朋友之间·····	345
天运·····	347
嗜盗·····	350
液化气站前的风景线·····	352
换锁·····	354
黑道·····	356
破烂王的新发现·····	359
财务处长的难处·····	361
小院深处·····	363
冷月·····	366
我的文学之路·····	369

岁月惶恐

六十年代的最后一个春节，终于在一片纷乱和惶恐中度过了。

学校明天就要开学上课，可我总是提不起劲儿，因为在我任教的刘集镇五七学校，实在没有我的容身之地。下午三点多钟，我在妻子的再三哀求和催促之下，才勉强收拾了一下行李，忧心忡忡地到学校签到去。一路上，耳膜里还响着妻子颤抖的哀求声：“老王呀，你还是受点委屈吧！你要不去，人家停发了工资和口粮，咱一家老少四五口子，喝西北风呀！……”你想：我怎么能想得通呢？我这个在新中国长大的年轻人，在党的培养教育下，参了军，入了党，转业后又当了人民教师。为培养孩子们，绞尽了脑汁，费尽了心血。只因在运动中说错了一句话，天天挨斗、写检查，落得似人非人，似鬼非鬼。我们学校的革委会主任还当面侮辱我：“你这个臭老九，连一堆臭狗屎都不如，狗屎还能上地肥田，要你有什么用呢？”那么我这个连狗屎都不如的人，还去学校干什么呀？难道仅仅是为了厚着脸皮，领工资、混日子、养家糊口么？……。想到这里，我的两腿瘫软，身上仿佛连四两的气力也没有了。

我又想起我们以往新学期开学时的情景来。在过去，每逢新

学期开始，教师们总是愉快地提前来到学校，摆好桌凳，擦亮门窗，把校院打扫得干干净净，迎接同学们来报到上课。那种喜悦的心情，就像是孩子们过节一样。今天呢？学校里连一点迎新的气氛也没有。教室里，门窗的玻璃有三分之二被砸得粉碎；受了重伤的桌椅板凳，东倒西歪地躺在屋角上；砖头、瓦块、木棒堆满了校院，那是“小将”们在“文攻武卫”时留下的纪念。不过，最引人注目的还是，校院的迎墙上、屋檐下新贴着几副大标语：“坚决打倒反动学术权威”“彻底批臭资产阶级臭老九”，白纸黑字，形如斗大，令人触目心惊。

我急急忙忙走进自己的住室，放下行李，就去校务处签到。校务处的套间里，坐着两个人，正在谈天说地，慷慨激昂的陈词和爽朗豁达的笑声，在我未走进门时，就听见了。这两个人，一个有二十七八岁年纪，大背头、白净脸、浓眉毛，鼻梁上架着一副茶色镜框的墨色镜，披着一件银灰色的大衣，那是我们学校革委会的方主任；另一个，有五十多岁年纪，焦黄的脸板上，横着两条苍白色的卧蚕眉，黑豆似的眼睛转来转去，闪烁着狡黠的目光，这个人我以前就认识，他叫宋万财。运动前，这个宋万财经常挎着烧饼篮，在刘集镇上叫卖。不过，我是个教书的，很少跟他打交道，今天来学校，也不知是干啥事。后来，我才知道，他是被派到这里来管理学校的。

正在和宋万财说话的方主任，见我进来，脸上的笑容骤然消失了。我急忙走上前去，很抱歉地说道：

“方主任，我来得迟了！”

“来得是不早！”方主任冷冷地说，“目前，革命斗争的风云如火如荼，对这场斗争抱什么态度，这是一个立场问题。你是赞成它，还是反对它，这是考验一个人革命不革命，还是反革命的试金石……”。我呆愣愣地站在那里，聆听着方主任的训示。最后，方主任告诉我：“这学期根据革命斗争发展的需要，决定让你去代理五三班的班主任！”

“五三班不是李志轩老师的班主任吗？”

“他要抽出来，专职搞革命！”

“不，方主任，班主任工作是件政治性非常强的工作，我的问题还没有解决，还是让别的老师担任吧！”

方主任站了起来，把掉在鼻梁下边的眼镜，往上一推，说：“王学礼，象你这样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什么时候才能放下臭架子？过去，你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卖命，倒挺下劲，现在新的革委会建立了，你却拣工作，讲价钱，消极怠工，对抗红色政权，这可是个根本立场问题。”

“不，方主任，我是说……”

方主任摆了一下手，不耐烦地说：“去吧，去吧！你要好好考虑考虑！还有，这学期从城里来了两个黑帮子女，分在你班里。一会儿，他们就会找你，你要好好管教一下，这也是考验你的立场转变过来没有的时候！”

既然方主任不容我说下去，我就走呗！当我走进住室时，一下子惊呆了。刚刚放在床上的行李卷被打开了，被子、枕头、枕巾被人撒了一地，挂在床里边墙上的提兜也被人扔在屋角边，里边装的教课本、教课日记，七扭八斜地扔在办公桌上。是谁还在我的精装笔记本上，用毛笔刷了八个大字：“顽固到底，死路一条”。又黑又粗的墨迹，把我平时抄写的教学参考资料涂抹得一塌糊涂。这本资料是我从事教育工作十五年的体会和心得，为了它我不知熬过了多少不眠之夜，耗费了多少心血，我心痛得连心都碎了。

“报告！”忽然，门外传来一个女孩子清脆的喊声。啊，是谁在这样的时候，还这样彬彬有礼？我急忙掏出手绢，擦了一下快要掉泪的眼睛。正想整理一下乱七八糟的东西，一个少女拉着一个小男孩进来了。

“王老师，您好！”少女端端正正地站在那里，给我行一个举手礼。——那是少先队员的队礼，已经有好几年不见了。

我尴尬地点了一下头，说：“孩子们，你们都好！”我怕两个孩子看出我正在伤心的样子，脸扭在一边，没看他们一眼。谁知，聪明的少女象是看透了我的心事，对那个个子比她低一头的男孩子说：

“小东子，咱们快来帮助王老师收拾一下屋子吧！”说着，就弯下腰去收拾那些扔在地上的东西。我也忙着整理床，那个叫小东子的男孩子，还到外面打来了一盆清水，开始洒水扫地。这时，我才打量了一下这两位勤快的不速之客。那个少女上身穿着一件褪了色的绿色军服，下穿一条兰底的白花棉裤，两条粗短乌黑的辫子，分挂在耳旁；鹅卵型的脸上，酒窝浅现，眉似新月，两只眼睛，深邃明亮。无论是擦桌，还是扫地，她总是低着头，很少说话。可以看出，她是个文静的女孩子。那个男孩子，上身穿一件红绿色毛线搭配勾成的坎肩，下穿一条蓝色制服裤，胖墩墩的身个，粗眉大眼，苹果似的脸蛋上，挂着永远不会消失的笑容。端水洒地时，他故意洒湿了女孩子的棉靴，女孩子瞪他一眼，他却嘻嘻笑着，装着没看见。这是个天真而又顽皮的小家伙！

一会儿，我们将屋子里打扫得干干净净，我的心情也稍稍平静下来。这时，那个女孩子从口袋里掏出一张信纸，我接过来一看，原来是一张转学证。

哦，我明白了。这两位原来就是方主任所说的从城里新转来的学生。姐弟俩同在一个班里读书。当我看到转学证的备注栏里填写着：“父亲，李业，原县委书记，叛徒，已拘留审查。母亲，王苗，原县妇联主任，历史反革命嫌疑犯，已停职反省”时，我的心咚咚地跳起来，我真为两个可爱的孩子，处在这样的家庭环境里，感到担心。我不由地抬起头来，看了两个孩子一眼。正好，那个女孩子正满脸阴郁，胆怯地看着我。见我看她，急忙又把头低下去了。那个调皮的小家伙，确不管这些，他正在望着我屋里墙上画的一幅漫画，咯咯发笑。——那幅画的名字是

“草包教授丢丑记”。内容是讽刺一个从事多年农业研究的老教授，竟不知谷子去皮以后，才能称为“米”的学问。他要种“米”得米，免得去皮的麻烦。这个教授挺胸叠肚，异想天开，看了真令人发笑。

我把男孩叫过来，明知故问：

“你叫什么名字？”

“李东森。”

“几岁了？”

“刚满十二岁，属牛的，——老黄牛的牛！”

“上的几年级？”

“五年级！”李东森说完后，望着转学证笑着反问我：“王老师，那上面写的不是清清楚楚的，你为什么还要问我！”

“不，我是想考试你一下！”我激他。

“那好吧，我就替我姐姐一下都说了吧！我姐姐叫李东玉，今年十四岁，比我大两岁。”

“你爸爸妈妈现在什么地方？”话刚出口，我就感到后悔，在和孩子见面的第一天，为什么就提起这些，让孩子们伤心呢。原来就低着头的李东玉仰起脸来，望了我一眼，凄楚地说：

“王老师，爸爸，妈妈现在都没有工作啦！”说着晶莹的泪珠滚了出来。

“为什么？”我问。

“听人家说，他们都是反革命。我们已有好多天没有见面啦！”说着低声抽泣起来。刚才还是笑嘻嘻的小东子，看到姐姐哭，眼睛也红了起来。

李东玉接着告诉我，自从爸妈隔离审查后，城里的家中，一连被搜查了好几次，什么东西都被抢光了。姥姥见姐弟没有办法在城里生活下去，才让人把他们接回刘集镇来。提起李东玉的姥姥，刘集镇上的人都知道，那是一位革命的妈妈。文化革命前，她的闺女、女婿都在城里当干部。几次接她进城，她都不去。她

说，眼下自己还能动弹，就不应该给孩子们添麻烦。虽说已经是七十多岁的人了，还经常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前几年，我们学校还几次请她给师生们讲革命斗争故事，深受大家尊敬和爱戴。不想，现在一下子竟成了叛徒、反革命分子的母亲，难道这是当真吗？我迷惘了。不过，我也知道自己现在的身份。就对着这两个无辜的孩子讲起以往我们党的政策来。内容自然是什么“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呀，“划清界限，还是有前途”等等，但这些口宣心不照的话儿，连我自己也怀疑不可能得到兑现。孩子们听着，渐渐止住了哭泣。这时，已有五点半钟了。我说：

“东玉，快带着你弟弟回家吧！晚了，你姥姥该念记了！”

李东玉满眼含着泪水，点了点头，“谢谢您王老师，再见！”说着，拉着弟弟出门走了。

二

自从宋万财管理我们学校以来，我们学校的“革命斗争”有了新的起色。全校十六个班级，班班都建立了大批判小组，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日日翻新。开会，写大字报的活动，几乎占了整天时间，有时偶尔上几节课，真正坐在教室里听课的学生也是寥寥无几。

此外，我们学校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创造是：根据宋万财的提议，学校成立了劳动教养小分队。参加这个小分队的全是家庭出身不好或所谓有问题的教师和学生。方主任指令我担任了教养小分队第三支队的支队长，李东玉和李东森姐弟俩自然编到我的支队里。由于别的老师和学生正忙于搞革命，那些担水、扫地、出茅粪的差事就自然而然地落到我们这些人的头上。照方主任的话说，这叫以毒攻毒。因为我们这些“灵魂肮脏”的人，只有用茅粪，才能把肮脏的灵魂冲刷干净。

唉，冲就冲吧！反正命运注定了的事情，想躲也躲不掉。我晚上写检查，白天领着我的小支队干活。谁知就是这样的好日子

也不长。没过多久，一场灾难还是落到了东玉姐弟俩的身上，我也因此受了牵连。

那是一个天气晴朗的下午，县里造总派出的文艺宣传队，到我们刘集镇慰问演出，慰问刘集镇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友们。学校通知说，凡是革命的学生和教师，都可以放假去剧院观看演出，而劳动教养小分队的人一个也不能去。理由很简单：造总文艺宣传队来演出，是慰问革命战友的，我们这些人当然不配当人家的战友，所以也就不应当去观看演出。方主任给我们第三支队的任务是：必须在今天下午，将厕所里的一百二十担茅粪，全部送到镇东头的大田里。

我的这个第三支队，连我一共才十一个人，我对孩子们一说任务，多数孩子没有表示拥护，也没有表示反对，忙着回家取工具去了。唯有李东森还直挺挺地站在那里，一动也不动。

“小东子，怎么不回家取工具？”

“王老师，咱们今天先看演出，明天再干不行吗？”小东子笑嘻嘻地说。接着又对我作保证：“到了明天，我一定好好干！”

“不，咱们的任务是在今天！”我以支队长的身份强调说。

“那么别的同学为什么去看演出，老让咱们干活呢？”小东子又天真地问。

我能说什么呢？小东子呀，你还太小，“阶级斗争的复杂性”，你还根本不了解，你也根本想不到：在你还是不懂事的时候，你早已是革命的专政对象了。我含含糊糊地说：

“小东子，快别说了，别人是别人，咱们是咱们，咱们就不是别人嘛……”

“那为什么呀？……”小东子还是笑着不动。

走得远了的姐姐发现弟弟没有跟她一块回家取工具，急忙转回来。听见弟弟和我斗咀，不高兴地对弟弟说：

“东子，怎么不听话？王老师的话是对的，咱们就不是别人